

异香

孙频作品系列

孙频
著

异 香

孙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香 / 孙频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6
(孙频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782-7

I. ①异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0430号

书名: 异香

著者: 孙 频

责任编辑: 谢 放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115千字

印 张: 7.875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782-7

定 价: 29.00元

也黑暗也迷人（代序）

蒋 韵

其实，对于孙频，我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，不过直觉告诉我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当然，这句话与隐私无关，我所谓“有故事”，是对人群的一种区分方式，也许，是指那些身上留着深刻的生活痕迹的人；也许，是指人与生活的冲突。有些人，生来是和生活冲突的，那几乎是他们的命运。

现实中的孙频，是安静的、沉静的，纤尘不染，与世无争。其实，她不知道，偶尔在暗淡的楼梯口或是走廊里和她面对面相遇时，我心里的那份高兴。我喜欢看见那张干净青春的脸，那双被丰富的心灵照亮的动人的眼睛，那让我踏实和安心：那象征着一个我所热爱的天地和世界，善良、美。

但是在她的小说中，我却读出了那种强烈的冲突感。无论是《无相》，还是《月煞》，故事后面，力透纸背的总是一个不安宁的、挣扎的、精彩而痛苦的灵魂——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和生活和解的孩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会突

然悲从中来，因为，你知道，那痛苦是没有解药的，它根植于一个人对于人性的透彻的了解与深深的失望。

时代教会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永不和自己叫板，因为，生活已经足够艰辛、足够沉重。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的时刻，他们已经现实而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咬紧牙关的姿态：咬紧牙关承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。也许，这“咬紧牙关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——接受强大的命运。这其中深不见底的无助与无奈，黑夜般的无助与无奈，在孙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的身上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，如此痛彻心扉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仍然能在这一切之后看到那个不甘心的作者，那个不甘心的孙频。对，孙频也咬紧了牙关向生活做着不屈服的、孤独的和无望的抵抗，就像人类永远的骑士——堂·吉珂德。所以，她在小说中才会流露出如此痛苦、如此纠结、如此绵长和黑暗的气息。那气息无处不在，就像无声泛流的大河，滔滔地淹没了每一行字句。

其实，任何时代，任何时候，都有这样孤独的、悲壮或卑微的抵抗者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质，以及它的胸怀，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母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孙频的表达，既是当下的、时代的，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。

我从来不认为，对于人性洞察的深浅，必然和年龄有关，

和阅历有关。生活告诉我，洞察是一种深刻的才能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毋庸置疑，孙频在她安静的、冷静的、不动声色的描述之中，或鲜明或曲折地把人呈现开来，如同一个导游，曲径通幽地带你直入灵魂的深渊或是人心的坟茔，每每会让你惊叹她眼睛的独特和犀利。也因此，她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，她从不诗化什么，比如青春，比如爱情，她给我们带来的，常常是被最寻常的平庸所泯没的幻灭：青春未老先衰，爱情千疮百孔，那其实才是最恐怖最荒诞的幻灭，如同无声无息的、漫天的毒雾，让人窒息。她似乎信手拈来，却让生活崩溃。

在这些故事中的主角，有母亲是妓女的特困大学生，有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慰安妇，有为了救父亲用毒蛇杀死哥哥的女孩，有为了尊严甘愿活成娼妓的女大学生，有为了上学而在月夜追债的祖孙两代人，有在月光下全身绑满胶带试图从高压线上越狱的犯人，有为了找到一点点活着的意义把自己逼疯的小镇人。但他们终究会在最黯淡的生活中选择一点尊严，选择一种有光泽、温度、暖意的美。孙频说到底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

对，我就是这样固执地相信，孙频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，她与生活的冲突，她不屈的抵抗，正是缘于她对某些

东西的极端珍视和爱，比如善，比如美，比如生死不渝的爱情。这样去理解孙频，也许，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。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，尽管生活满目疮痍，可她对这个世界，仍然抱着无尽的、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。

黑夜中绽放的花朵，也许，比白昼的怒放更奇异迷人。

目录

—

异香 /1

祛魅 /69

醉长安 /165

异香

—

黄昏的山林里细若游丝地飘过一缕诡谲的异香。

就那么一缕，可是，很邪，邪到了锋利。

很细，很轻，像一页薄薄的宣纸，一放进水里就自己先软掉了，连点骨架都没有。这香味像是从两扇花纹繁复古旧、腐朽颓败的木门后面散发出来的。那两扇门紧紧闭着，寂静像野草一样凄艳茂密地包裹着这两扇门，却无从猜测这门后面究竟是什么。这异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。

这么妖冶、陌生的香味，妩媚得过了，已经近于可怖。

这异香从树梢间擦过的一瞬间，像一只苍白、冰凉、诡异的手，只用寒香的指尖拂过了树梢。叶子乘坐着一天中最后的光线，旋转着往下落去，落去。这叶子触到卫瑜的皮肤时，她顿时觉得这点碰撞像根针一样直直往她身体深处钉去。她下意识地抱住肩，打了个寒战。

黄昏迟钝浑浊的光线从树叶中间筛下来，大大小小地向她身上砸去。她抬起头，从树叶的缝隙间看了看天色，她不知道这山有多高，但知道今晚是一定到不了山顶了，太阳马上就要落山，这山路恐怕也赶不得。没想到，这刚开发出的山还这么荒凉，山里全是原始森林，一路上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越走山林越深，树木越来越茂密，叶子肥大得像是令树木长了一树的手掌。一星半点的野杜鹃突然跳出来，猩得像血。更令她感到恐惧的是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飘来一缕一缕妖冶的香味，断断续续的，像从一个陌生的世界飘过来的音乐。她无端地觉得这异香的尽头一定系着什么神秘的东西。

这么妖冶的香味，不像是人间的。她不想撞见。

迟疑了几秒钟，她决定返下山去，显然她开始就估计错了。虽然已经赶了一段山路了，但山顶还遥遥无期，

今晚到了山顶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还是在天黑之前到山脚下住宿，明天再上山顶。石阶仍然新鲜粗糙，可见素日里来这座山上的人还是很少。她开始往回返，往下走了没几步，忽然看到前面的石阶上晃着个人影。她吓了一大跳，在这寂静的不见人影的山里，忽然看到一个人竟觉得比见了任何动物还吃惊，简直是天外来物。

渐渐看清楚，果然是个人。是个男人。还是个年轻的男人。

男人像只蜗牛一样，背着一只巨大的黑色旅行包，正顺着石阶一步一步往上走。他走得很慢，边走边有些犹疑地看着周围。见是一个同类，卫瑜放下心来，干脆站在那级台阶上不再动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男人的犹疑。仿佛就是一瞬间，她把自己刚才那点恐惧全转嫁到这个男人身上了。现在，自己成了观众。隔着几个台阶，她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他为她垫了底，心里竟也有些见不得人的得意。

他离她越来越近了。她甚至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男人才会有气息。这气息像动物的皮毛一样蹭着她，潮湿却温暖，几乎把她的眼泪逼出来了。竟然在这深山

老林里见到了一个人，还是一个男人。原来，人的气味竟是这样温暖。男人的眼睛顾着脚下的石阶，还捎带着紧张地观察两边，不提防前面还站着个人。都走到跟前了，他还是看着山路，突然就看到前面有一双脚。简直是大骇，他自己的脚已经乱了方寸，倒退了两步才把重心压住，不至于摔到山下去。

男人刚才的一系列表情都纤毫未漏地收进卫瑜眼里去了。像深夜里的两条船好不容易碰上了，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上的灯火时，便疑心那一定是狐妖所化，断不会是同类；又怕这船真的擦肩而过了，自己前面会是更渺茫的孤单，心里更是恐慌。她突然发现，因为这男人刚才脸上的表情太过真实了，看起来反而更具戏剧性。原来，真实得过了，倒仿佛成了舞台上的表演一样。在她津津有味地观察着男人的时候，男人已经像火中取栗一般从恐惧中快速捡出一个判断：是遇到同类了。他快速地掩饰着刚才的惊恐，迅即整理了一下脸上的表情，然后，一手掩饰性地叉在腰上，仰着脸，眯着眼看着卫瑜。卫瑜抿着嘴，不敢笑。

男人明显是佯装出来的轻松，半生不熟的，喂，你

是人吗？

卫瑜使劲咬着嘴唇，忍着笑，你才不是人。

你是不是这山上的山妖？一个女人在这深山里转悠，你不害怕？

你才是山妖。

那让我摸摸你的手，看有没有热气，要是凉的，就说明你不是人。你敢吗？

我不是人，我在这儿找食物呢，我今晚就吃了你。

男人先撑不住了，笑着作了个揖，山妖姑奶奶，饶了我吧，我家中还有老娘等我回去，你要吃了我她就饿死了。

卫瑜也笑，她知道，通了。他们像两只昆虫把触角碰在一起，接上头了。

她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，把刚才全身绷起的神经都松散地晾在了石头上。那些神经紧张多时，现在一条条都疲惫地爬不起来了。男人已经走到了她面前，她低着头，先是看到了一双昂贵的登山鞋，然后，再一点点往上挪去，最后看到的是一张似笑非笑的脸。凡是有这种脸的男人，多数是因为一双眼睛在作怪，看上去多

少有些坏的眼睛。

这次是男人站着，俯视着她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专门跑到这林子里来爬山的。

这山又不是你家的，你爬得，别人就爬不得？

这是女人爬的山？

女人爬的山都贴着标签吗？

你背这么点东西就敢来爬山？

谁都像你一样把房子背过来？

姑奶奶你都不背帐篷晚上睡哪儿？真不怕野兽吃了你？

我到山下找人家去。

方圆十里你看得到人家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没人管你？你老公呢？没老公，那你男朋友呢？都不管你？就放任自流地让你一个人跑到这深山老林里？

你不也一个人跑进来了吗？

你能和我比吗，我是经常登山露营的，经常就住到山上了。

那你刚才还那么害怕做什么，好像我会吃了你。

你突然跳出来，还是个女人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总得

搞清楚是人是妖吧。

我走得好好的，明明是你突然跳出来的。现在搞清楚我是人了？

还没让我摸你的手，试试？

话从男人嘴里生鲜地滚落出来，却也只限于嘴上那寸地盘。他的手根本没有要动的意思，只随便往口袋里一插，便无精打采地在卫瑜对面坐了下来。背靠着自己的大旅行袋，就像靠着一座小型的房子。卫瑜看得出，他正试图把身体里那些蜷伏着的疲倦和恐惧一点一点熨平了。他自己不也正在心里毛骨悚然，几欲先走吗？装什么装。

山上的光线越来越暗，透明的夜色像是突然在这山林里长出的植物，刹那已经长得漫山遍野。两个人被包裹在一团小小的暖湿的空气里，像一只透明的粽子，和周围的夜色隔开了。两个人的恐惧撞击到一起时，竟像两把铁器撞出了火光。这火光却可以拿来取取暖。其实只是两个人，两个人却歪七扭八地坐在路边，把手和脚都伸展开来。两个人都有些懒得动，似乎整座山都成了他们俩的，不过，两个人跋扈地坐在这山上，竟像铺天